

欽定後漢書

十卷
十之八
四五

後漢書卷四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李通傳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

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

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

之內如官廷也

初事劉歆好星歷識記爲王莽宗卿師

平帝五年莽攝

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

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

巫丞有能名

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

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

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

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

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

騷亦動也

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

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

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卽遣

軼往迎光武

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

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

買半車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半車刀謂

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

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

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

卽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各反因

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

以材官都試騎士曰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

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

丘賜也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

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

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

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

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上書歸死章未

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
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

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

不敢逃亡

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
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

刎割也

莽然其言會前隊

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
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
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
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
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
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

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

寧平縣屬淮陽國也

光武

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

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五

年春代王梁爲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

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

賊謂延岑也

公孫述遣兵赴救

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

西城縣屬漢中郡也

還屯田順陽

順陽縣名屬南

郡哀帝改爲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

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

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

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

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

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

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

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

素有消疾

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瘠首疾鄭玄注云瘠酸削也

自為宰相

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

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

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

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

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

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

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

李

軼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

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

安衆縣屬南陽

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衆侯劉崇長沙定王五

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

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

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

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

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

行易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鄭玄注云妄之言望

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

往也卽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汗滅親宗以缺一切之功

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

哉停水曰汙言族滅而汙池之也觥昔蒙穀負書不徇

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

穀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稜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

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

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昭王伐齊潛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

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之趣舍所立其始與通異乎

王常傳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鄆人常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

因家焉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久名籍而逃亡也

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以常

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

兵

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

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

收散卒入萇谿

萇音力于反

劫略鍾龍間

盛弘之荊州記曰承陽縣北有石龍

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

衆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

於上唐大破之

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

遂北至宜秋

續漢志曰

南郡有宜秋聚也

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

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

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

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

以利合曰從也

常大悟曰王莽篡弑

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卽真主

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丹印言之丹印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旣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

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
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
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
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
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
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
及更始立以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

郡

○劉歆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身未及往蓋是南郡沛南絕相類也

還入昆陽與光

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

事令專命誅賞

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

封爲鄧王食八縣賜姓

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

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

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更

也艱厄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

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常乃人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微以責之故下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

風日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策馬櫛也言執策以從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

鞭策託身陛下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更始不

靈武輒成斷金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始不

量愚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

眉入長安破更始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

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

謂南陽也

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

爲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爲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

前書曰左右曹平尙書事

封山桑侯

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

後帝於大會中指

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

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

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

賊

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

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

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卽拜

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

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

朝那

縣屬安定郡也

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

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

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

十二年薨于屯所諡曰節侯子廣

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

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

永平十四年

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

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

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

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

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譙語

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

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

東觀

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耻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承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

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

也

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劉敞曰

注有趨謹犯者案前書犯字下少一法字

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荅

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汚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

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

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爲常山太守

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

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

州

○劉攽曰案賊本以地名故當如他處作湖字

晨發積射士千人

積與迹同古字

通用謂尋迹而射之

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卽位封晨房子侯

房子今趙州縣也

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爲新野節

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

吳房今豫州縣

也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

舊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

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

故晨有
此言也

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

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

新息今豫
州縣也

四年從幸壽春

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爲中山太守吏民稱

之常爲冀州高第

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
部郡課常爲第一也

十三年更封

南緣侯

緣音力
全反

入奉朝請復爲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

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

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邵陂數千頃田

鴻邵陂名在今豫
州汝陽縣東成帝

時關東水陂溢爲害翟
方進爲丞相奏罷之

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

也

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

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

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傅一
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

府長食官長永巷
合家令各一人也

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乘
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諡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
當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
無子國除

來歙傳

來歙字君叔

歙音許及反

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

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
父仲東觀記仲作冲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

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
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卽位以歙爲吏從入

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歛女弟爲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歛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歛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歛大歡卽解衣以衣之

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歛

也拜爲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爲憂獨謂歛曰今西

州未附

西州謂隗囂也

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

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歛因自請曰臣嘗與隗

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

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

楊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

囂必束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歛

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旣還復

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時山東

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

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

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行貌也音湣東觀記

日狐疑不決也

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

質正也

國家以君知

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

囂子恂字伯春

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

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

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

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

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

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

與器不可
妄授也

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

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

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

左傳曰晉樂書伐鄭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

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

陛下之外兄也

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

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

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

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

華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敵

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

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

之命哉歟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

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

年春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

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

番須回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

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汧今隴州汧源縣也

徑至略陽

徑直也

斬

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東觀記曰上聞得略

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

乃悉

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

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

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

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

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歛因上書曰公

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

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

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

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

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

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歛率征西大將軍

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

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

年攻拔落門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

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尙及太中大

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

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

襄武縣屬

西郡也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

流謂流離以就食也

歙乃傾倉

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

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

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

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歎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

何人謂不知何人也

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

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

鯁可任

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

願陛下裁察又臣兄

弟不肖終恐被罪

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

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

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歎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歎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諡曰

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歛

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

征羌故城

在今豫州鄆城縣東南也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歛忠節復封歛弟由

爲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褒子稜尙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

歿褒卒以稜子歷爲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爲侍中監羽林右

騎

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

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

永寧元年代馮石爲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爲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

寶女弟爲清河王慶姬卽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爲

元舅焉

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

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

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爲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
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
寶等承旨皆以爲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
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
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
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

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溜

是日遂廢太

子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

梵音

扶汎切

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

殺音丁外反

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趙代施延

太中大夫朱偃

偃音丑羊反

第五頡

頡音下結反

中散大夫曹成

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

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

持書侍御史

龔調

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

羽林右監孔顯

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

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

守丞兼守丞也

長樂未央廡

令鄭安世等十餘人

續漢志曰未央廡令一人長樂廡令一人主乘輿馬也

俱詣

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爲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

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謹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

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廷詰皓曰

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大臣乘

朝車處國事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

云展轉反側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

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

與親戚通時人爲之震慄及帝崩閹太后起歷爲將作

大匠順帝卽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爲衛尉殺諷

劉瑋閻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朱佺佺音丑良反施延

陳光趙代等並爲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

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

將軍弟祉爲步兵校尉超爲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爲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尙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爲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爲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

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爲豪李通家富爲贍也

少公

雖孚宗卿未驗

孚信也言蔡少公論讖其事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

王常知命

功惟帝念

王常更始中爲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

欸欸君叔斯

言無玷

玷缺也

方獻三捷永墜一劍

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後漢書卷四十五

後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來歙傳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哀帝監本訛安帝從
汲古閣本改

娶光武祖姑生歙○諸本同臣承蒼按下文王遵曰君

叔陛下之外兄也此祖姑字必有誤

後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鄧寇列傳第六

鄧禹傳

子訓

孫鶴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
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
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
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
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

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

○劉攽曰案文多一爲字不然當云欲何爲

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

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

閒私也

禹進說曰更始雖

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

號往往羣聚更始旣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

人屈起

屈音求勿反

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

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

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

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

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

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

陽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

從至廣阿

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

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

光武舍城樓上披輿

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

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

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史記

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

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

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

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
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
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
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
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
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
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
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
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慮字或爲憲字馮愔爲積弩將軍
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

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

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箕關在今王屋縣東

河東都尉守關不

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

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

大陽縣屬河東

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

禹遣諸將逆擊

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

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

於是王

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

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帥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

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

得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

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

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孔子曰自吾有

回門人曰親

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

斬將

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

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

鄼縣

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

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欵

左輔卽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

引

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

衙縣名屬左馮翊解見安紀

禹

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

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

紀綱

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

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

住或作柱

以勞來之父老童穉

垂髮戴白

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

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

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

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

仰猶恃也

音魚

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克實鋒銳未

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
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
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
引軍北至枸邑

枸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
幽州三水縣東北枸音荀

禹所到擊

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

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

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

帝以

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

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

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

兵引穀歸至大要

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遣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

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

○劉放曰案文

遣使以聞卽是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

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

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

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

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

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

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

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

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

欽曰案文多一者字軍旣饑餓例皆食棗菜若書者字則似有不餓者矣

帝乃徵禹還勅曰

劉

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

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
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
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
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
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

定封禹爲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

高密國名今密

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

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爲明親侯

其後左右將軍官罷

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

以特進

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

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

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

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爲郎永平元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爲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爲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宗時爲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

○劉攽曰檢和帝紀有事字明

此少一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

事字也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

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

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襲嗣襲

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爲少府喪卒長子某嗣

少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

藩亦尚顯宗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

帝時爲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

永初六年紹封康爲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

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

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列侯在九卿
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
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饋諸侯也康太后從
兄以親侍祀得紹封也○劉敞曰注饋諸侯案饋當作
饋事在獨斷也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

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

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
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

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誦

也音許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

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騭

誅騭音安帝徵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太僕有方正稱名

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

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
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最作事謀始之幾也

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
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鄧公羸糧

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

方言曰
羸擔

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

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

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柁邑兵散宜陽襦

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

襦音直紙反又勃紙反龍
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爲赤

眉所敗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
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

選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聞不亦君

子之致爲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

顯宗卽位初以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

東觀

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永平中理虜沱石曰河從都慮至

羊腸倉

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陘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爲名

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曰河解見明紀

欲令通漕

水運曰漕

太原吏人苦役連

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隘音乙賣反

前後沒斃死

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

隱括

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鉤謂曲者也

知大功難

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

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

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

漢官儀曰

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訓撫接邊民

爲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耆老

幼樂隨訓徙邊

東觀記曰訓政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

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鮮卑聞陽并載青泥一襪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瘥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爲煮湯藥

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

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

扈通書徵免歸閭里

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爲之作歌也

元和三年盧水

胡反畔以訓爲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

鄭玄注尚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衆四

萬餘人期水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

兵者二三千騎

劉敞曰案前書皆但言勝兵皆于此誤出者字

皆勇健富彊

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

首施猶首鼠也

漢亦時收

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

稽故

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

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

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

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

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

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

掠劫

奪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

湟中月氏胡所居今

鄯州湟水縣也

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

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

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

東觀記曰寫作鴈

斬首虜六百餘

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

兩谷名也見西羌傳

居頗

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箬上以渡河

箬木筏也音步佳反

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

會尚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

種殆盡

一種謂迷唐也

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

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

東號

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

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

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

武威憲以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

爲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

離遭也

訓雖寬中容衆

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

以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

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

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

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

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鄢

鄢歎息曰此義也偽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

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

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

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騰京悝弘閻

悝音口同反

騰字昭伯東觀記騰作陟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爲貴人

騰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騰三遷虎

賁中郎將京惺弘闡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

拜騰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騰也惺虎賁中郎將弘

闡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騰等定策立安帝惺遷城門

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騰兄弟常居禁中騰

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

年封騰上蔡侯惺葉侯弘西平侯

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

南闡西華侯

西華縣屬汝南郡

食邑各萬戶騰以定策功增邑

三千戶騰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

間關猶崎嶇也

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

言無分寸可收採也

過以外

戚遭值明時

過誤也

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

易曰夫聖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竝統列位光昭當世不

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

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仍類也大憂和帝

傷帝崩 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太宗聖

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

推嘉美竝享大封猥曲也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

傾覆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戮也退自惟念不寒而慄惟思

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爲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

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

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

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
乞太后不聽鶻頰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
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鶻將左右羽林北軍五
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鶻西屯漢陽
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
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鶻班師也朝廷以太后故

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鶻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

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旣至大

會羣臣賜束帛乘馬駟馬曰乘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

二之災臣賢案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

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

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騰等崇節儉

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被諷

被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

羊稜

李邵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

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騰兄弟竝上書求還侍

養太后以閭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

野君薨騰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騰等旣還

里第竝居家次閭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騰

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朝

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

在特進及列侯之上

其有大議乃詣

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

竝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

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事

伏生武帝時人

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

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

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鷹等

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卽弘殯封子廣德爲西平侯

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

霍光

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

幕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輜輶車黃屋左

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

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

白蓋

也車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

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爲陽安侯邑三千五

百戶五年惺閻相繼竝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

竝從之乃封惺子廣宗爲葉侯閻子忠爲西華侯自祖

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

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俱

尚主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竝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爲誡也

檢勅宗族

閻門靜居

閻閉也

騰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

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

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

檻車謂以板四周爲檻無所見

鳳懼事泄先自

首於騰騰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光元

年太后崩未及大歛帝復申前命封騰爲上蔡侯位特

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
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
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悝弘闇先從尚書鄧
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
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
子得爲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

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

爲庶人鷹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

故郡没入鷹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

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鷹爲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鷹與

子鳳竝不食而死鷹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

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閭后戚屬得

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薦無罪遇禍乃肉袒與櫬

櫬親身棺

也上疏追訟薦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

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

兄弟忠孝同心

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

殤帝崩太后與薦定立安帝故曰是賴

功成身

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

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

申明白也

獄不訊鞫

訊問也鞫窮也

遂令

薦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以命

七人謂薦從弟豹遵暢薦子鳳鳳從

弟廣宗忠也

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

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

也

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爲讎

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

以逼迫廣宗等故也

還葬洛陽北芒

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

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卽位追感太后恩訓愍讎無

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

事除騭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

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騭府稍遷潁州太

守治理有聲

劉攽曰案他處無治理竝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入誤兩存之

及拜太

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徽爲開封

令○劉攽曰案已言召又云徵文理重疊蓋多一召字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闔

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閫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爲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

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

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

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

必貽罪孽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

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

先之

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

情疏禮重而枉

性圖之

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

來

寵方授地既害之

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

地既害之也

隙開執謝讒亦勝之

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

人構會尋亦勝也

悲哉鷹隼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

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

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事見史記

寇恂傳

曾孫榮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恂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

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

谷而先墮大信

墮毀也

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

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
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祗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
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
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
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
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

拔卒也

昔王莽時所難獨

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
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

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

備足有牧人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
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
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
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

竹爲矢百餘萬

前書音義曰淇園
衛之苑多竹篠也

養馬二千匹收租肆

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

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

鞏溫並
今洛州

縣臨黃河
故曰鞏河

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

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

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
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
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
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
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
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
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
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
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
駕也輦車人挽行也尚書升斗
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

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

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

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

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

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

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者遣君子孫昆

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

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

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

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

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

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恂免數月

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

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

部將殺人於潁川

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

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

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歎還過

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

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

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

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

頗者爲國也

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

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懌爲擊缶

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旣罷歸國趙拜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

供具儲酒醪

說文曰醪兼汁滓酒

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

之饌

饌具也

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

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

分猶解也

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

友而去恂歸潁川

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

三年遣使者卽拜爲

汝南太守

卽就也

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

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脩鄉校教生徒聘能
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
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
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
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
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

狡猶也說文曰註亦誤也音挂如

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
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恂前爲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

乃留恂長社

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

高平第一

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

帝使待詔馬援招降

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

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

歸故營復助囂拒隴氐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

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

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

安道理居中應接近便

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爲中

安定隴西必懷震

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

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

潁川縣

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

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

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

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
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
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
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
諡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
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
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
損庶兄壽爲浚侯

浚縣屬沛郡
浚音故交反

後徙封損扶柳侯

扶柳縣屬

信都郡故城在今
冀州信都縣西也

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

嗣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

間

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

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

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

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

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論語孔子之言

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與

與黨

也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

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

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

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敞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

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

曰自從也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

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

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

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

女子七月生齒也

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

說文曰批側擊也批音片支反抵音之氏反

青蠅之人所共構會

青蠅詩小雅曰營營

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以臣婚姻王

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

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

參母之仁發投杼之怒

史記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

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矣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繩墨謂法律也尚書背繩墨案空劾

不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之下

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此苦角反

嚴棘謂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徽墨寘于叢棘也

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美

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

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

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

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

騰竝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

出口剖棺露齒耳

齒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齒音才賜反又在侈反

昔文

王葬枯骨

解見順紀

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

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今

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

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

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讒慝

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

不爲春夏息

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

淹恚不爲順時息遂馳使

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

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

史記曰楚人伍

奢爲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

漢求

季布無以過也

季布爲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

臣遇

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

無驗謂無罪狀可按驗也

而

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

甫始也力甚也

止則見掃滅行

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寃鬼天廣而無以

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牆

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

臣犯元惡大愆

愆惡也主言元惡之人太爲人之所惡也

足以陳於原野備

刀鋸

鋸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

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

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

平臣之罪

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

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而闔闔九重闔闔天門也陷筭步設筭阮舉趾

觸罟罟說文曰罟兔網也罟音浮嗟亦兔網也音浮嗟動行絳羅網無緣至萬乘

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

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也臣奔走以來三離寒

暑離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

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

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窮

乏夏行封慶賜議獄緩死之時易中孚象曰君以議獄緩死願陛下

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湯

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極

邪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

重猶惜也

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

之悲

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原於江南屈原憂愁悲思遂投湘沅而死沈江湖之

流弔子胥之哀

史記曰伍子胥爲吳行人被宰嚭所譖吳王賜屬鏹之劍以死王取其尸盛以

鷓夷浮之於江中

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

之腹無以自別於世

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

不勝狐死首丘

之情營魂識路之懷

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徑逝而未得魂識

路之營魂老子曰

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

毒痛

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

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

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

楚詞曰雖九死而未悔也

悲夫久生亦復何

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

不避塗廩浚井之難

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

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爲匿空旁出

舜既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

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

不辭姬氏讒邪之謗

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之讒而殺申生事見左氏傳

臣敢忘斯議

○劉敞曰案文議當作義

身塞重責願陛下勾兄弟死命

勾乞也音蓋

使臣一門頗有

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

如

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闔見無所委仰者

帝省章愈怒遂

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

後漢書卷四十六 友傳 三
隱靜其如愚

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

子翼守溫蕭公是埒

埒等也

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

誅皇甫文屈於

復賈

後漢書卷四十六

後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鄧禹傳從至廣阿注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發本或作奉

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第六卷帝紀注引書亦複出五教二字與今尚書文不同

鄧禹孫隲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臣世駿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

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

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

謀立平原王得○

臣承蒼

按得當作翼安帝紀及章八

王傳可據得又無子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注失考正

寇恂傳不賢則祇更生亂○監本無更字

諸將軍賀○軍疑作畢

後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馮岑賈列傳第七

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

有父城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

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

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

巾車鄉

巾車鄉名在父城界

異間出行屬縣

間出猶微行行音下孟反

爲漢兵

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縑呂晏

東觀記曰縑字幼春定陵人伉健有

武畧縑音丑心反

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

用不足爲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

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

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

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

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

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

爲主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姚期

音姚

叔壽段建左

隆等

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般字

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

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

竟子詡爲尚書

竟字子期山陽人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

父子用事

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

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

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

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

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

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

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

久饑渴易爲克飽

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

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

縣理寃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

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

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

南馳晨夜草舍

舍止息也

至饒陽無婁亭

無婁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婁音力

于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

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

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

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

音爇

而悅反

光武對竈燎衣

燎炙也

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

沱河至信都

光武紀云度虜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

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

並然亦未詳其故

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

破王郎封應侯

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異爲

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

東觀記續漢書云異勅吏

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

進止皆有表識

言其

進退有常處也

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

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

將各有配隸

隸屬也袁山松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

軍士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多重也

別擊破鐵脛於北平

北平縣名

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

又降匈奴于林闡頓王

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

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闡音闡頓音確

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

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

東觀記僑字作矯

將兵

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

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

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孟地名古統二郡軍河

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

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

謂從者曰明鏡所以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

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

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周

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

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

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

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

長安謂更始季

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

今長安壞亂赤眉臨

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

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

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

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

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

周不足以喻

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

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

季文誠能覺悟成

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亟急也古人卽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爲福在此

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
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
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
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
鎮孟津俱據機軸

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諭焉

千載一會思

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

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
井關拔上黨兩城

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

又南下河南成臯以

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
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土鄉下

續漢書曰土鄉亭名

屬河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

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

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

得其要領令移其書

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

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

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

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

異遣

校尉護軍將軍將兵

○劉攽曰案異爲孟津將軍軍有護軍爾云護軍將軍非也緣下有

將兵字明衍將軍二字

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

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

勸光武卽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三

王反畔更始敗亡

三王謂張卬爲淮陽王廖湛爲穰王胡殷爲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兵

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

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

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

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

神

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

心中動悸

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

春定封異陽夏侯

夏音賈

引擊陽翟賊

○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

引軍者甚多

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齋

牛酒

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

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

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

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

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

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劔

勅異

日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

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

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

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東觀記曰黽池霍郎陝主

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

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

東觀記宣作重

五千餘人三

年春遣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

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

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
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
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
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
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
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
谿阪

回谿今俗所謂回院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

與麾下

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
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詞伏於道側旦日赤眉

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

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

賊見

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嶠

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

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鼯

池

以鳥爲喻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

子雲曰大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

方論功賞以答

大勳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

秦武公伐邾致之也隴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

芳丹據新豐

續漢書芳作茅

蔣震據

霸陵

霸陵文帝陵因以爲縣名故秦芒陽縣

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

楊周據谷口

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

呂鮪據陳倉角閼

據汧駱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

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

軍上林苑中延岑旣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

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

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

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卽今鄧

州內鄉縣

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

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

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

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

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
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師詣京
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
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
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
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
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

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

懷來百姓申

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

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
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

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

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克備行伍

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

通侯卽徹侯避武帝諱改焉

受任方面以

立微功

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

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

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

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

逐爭也迷惑

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

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

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

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

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

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

棘定關中

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

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

錢帛詔曰倉卒無羹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

忘檻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爲相

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

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 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

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

後數引讌見

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柁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怩小利

忸怩猶慣

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忸復爲之也忸音丑丑反忸音逝遂欲深

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

餘

孫子兵法之文

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

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

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

狀不敢自伐

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

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

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

○劉攽曰案王

常傳中當作忠

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

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

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

枸邑危亡在於旦夕

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

反奔而殿亦何異哉

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

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

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

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

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

義渠縣名屬北地郡

青山胡

率萬餘人降異

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

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

○異又擊盧芳將

劉歆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

賈覽匈奴莫韃日逐王破之

莫音於六反上郡安定皆降異

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

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

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

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

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

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

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

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

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

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爲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

侯食三縣

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卽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

平中徙封平鄉侯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

彰卒子普嗣

有罪國除

東觀記曰坐關殺游徽會赦國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

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

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

光耀萬

世祉祚流行垂於罔極子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

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

蕭曹紹封傳繼於今

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

況此未遠

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

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

叙舊德顯茲遺功焉

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

也於是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

皆紹封焉

岑彭傳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紀力反

王莽時守本縣長

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

及甄阜死彭被劊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

前隊大夫

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爲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

漢兵攻

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

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

歸德侯

歸德縣名屬北地郡

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

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

鮪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

鎮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爲姓東觀記曰徭作滸

偉反擊走卬彭

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畧下潁

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旣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

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劉攽曰注中將軍案文當爲中軍

將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

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可以爲用乃貰歆貰寬也以爲

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

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

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

將軍屯鄴兵橫暴爲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爲刺姦將軍授以常所持節從

平河北光武卽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

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爲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

破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

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

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

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

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

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

安更始爲三王所反

解見上文

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

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

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

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

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與音預

又諫更始無遣

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

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

吾不食言

指河以爲信言其明白也

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

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

趣向也

鮪見其誠卽許降後

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勅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

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鄧王

更始傳尹尊爲鄧王

乃面縛與

彭俱詣河陽

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

帝卽解其縛召見之復令

彭夜送鮪歸城明日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

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爲少府

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

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

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槃

葉等十餘城

槃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

荊州至城安昆陽槃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

是時南方尤亂南郡

人秦豐據黎邱自稱楚黎王畧十有二縣

東觀記曰豐卽縣人少學

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卽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卽

音求

紀反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

南陽復陽縣有杏聚

又更始諸將各

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
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
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洧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
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
漢中將軍王常

○劉攽曰
中當作忠

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

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
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
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
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
歸洧陽

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
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

董訢降彭復與

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

小長安解見光武紀

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

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兒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

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

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

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

明旦西擊山都

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爲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

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其軍西邀彭

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

沔水源出

武都東狼谷中卽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

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

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

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

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宣城降

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

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爲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

自稱掃地大將軍襄陽耆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

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

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

陽地如掌耳

續漢書曰辛臣爲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

掌

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

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

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

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

敢降

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拆遂止不降

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

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

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

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

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

遂拔夷陵追至秭歸

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

戎與數十騎亡入

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

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

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拜駿爲威虜將軍

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

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

津鄉縣名所謂江津

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荊楊之咽喉

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

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

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

后姊也

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

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

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

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

續漢

書曰張隆遣子驍將兵詣彭助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

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

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

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

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

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

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

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

東觀記日時以縑囊盛土爲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縑盛土爲堤囂將

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

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

後拒

尾謂尋其後面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

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

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

枋箬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附也郭景純曰水中箬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

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卽舫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反附音匹俱反擊

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

見解

光武紀

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欂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

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

干艘

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檣也爾雅曰檣謂之橈露橈謂露檣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

唐突也

橈音橈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

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

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

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擢前書鄧通

以擢船爲黃頭郎擢音直教反

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

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

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

直衝浮橋而橫柱鉤不得去

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橫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

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

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攽曰注

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

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

墊江縣名

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

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

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資中縣名

屬犍爲郡其地在
今資州資陽縣

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

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

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

都江成
都江也

襲擊侯丹大破之因

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武陽解見
光武紀

使精騎

馳廣都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
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

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

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

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徒會日暮

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

持軍整齊秋豪無犯

豪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豪無所取

叩穀王

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

前書音義曰任貴越雋夷殺太守枚根自

立爲叩穀王

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

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

侯

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

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

淮爲穀陽侯

穀陽縣名屬沛郡

遵永平中爲屯騎校尉遵卒子

伉嗣

伉音口葬反

伉卒子杞嗣

東觀記曰杞作起元初中坐事免

元初三年

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爲光

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

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

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

陽縣東北

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

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

我有蝨賊岑

君遏之

蝨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

狗吠不驚足下生鼈

鼈長毛也犬無

追吠故足下生鼈

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哺食也鼓擊也

我喜我生獨丁

斯時

丁猶當也

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

熙卒子福嗣爲黃門侍郎

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

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
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
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
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
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
湯武是也

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
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

圖湯武之事而不

能至者桓文是也

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
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

圖桓文

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

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
裂中夏各自踰據又不逮

桓文

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

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

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

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

施用也第但也

復遂辭嘉受

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

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

羸力

佳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官屬以

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鄆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

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

東觀記日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

謂復曰鄆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謂官屬補長吏共白欲

以復爲鄆尉上署報不許也

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及拔鄆鄆

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

郤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

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

被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

所向

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卽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鄆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

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
鄼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鄼帝笑
曰執金吾擊鄼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
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鄼連破之月
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
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

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

豫州新息縣西南也

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

連破之

新城今伊闕縣

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

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

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

東觀記曰

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

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

壯武下密卽墨挺胡觀陽凡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卽

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卽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挺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

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

廣雅曰剽削也謂剽除甲兵東

觀記曰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起大義

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

侯就第加位特進

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故皆以

列侯就第也

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闔門養威

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士責三公故功臣

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

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

三十一年卒謚曰剛

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

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爲膠東侯邯弟宗爲卽墨侯各一

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

畧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

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

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撻發其姦或以功次補

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

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徵爲長水校尉宗

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
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
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
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爲侍中順帝時爲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
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
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

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

信謂朱
鮪知其

誠而降義謂荆人
奉牛酒讓不受

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成

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

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

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
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

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後漢書卷四十七

後漢書卷四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

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資用乏以

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

者韓鴻徇河北

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爲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或謂鴻

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

拜爲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

會王郎起北州擾

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

邯鄲此一時之功也

一時言不可再遇也

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

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

所出

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

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

人召之爲具食

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饑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先爲具食○劉攽曰案注

文漢召下少一之字

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

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

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

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

王郎將帥

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

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

將軍既拔邯鄲

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

賜號

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

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

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

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諸

將鮮能及者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

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

調發也漢乃

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

無終本山名因爲國號漢爲縣名屬右北平故

城在今幽州
漁陽縣也

會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卽擣兵騎收會

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

弭猶服也

遂

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

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

莫大

也兵簿軍士之名帳

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

屬猶

也近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尙書令謝躬

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

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

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尙書

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旣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

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

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
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
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
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
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
傳舍出自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

何故與鬼
語遂殺之

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

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

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

續漢書曰從
擊銅馬重連

高胡皆
破之

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

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

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
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
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
上大破之

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潯沱河合

降者十餘

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

周廣年凡四縣

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斥

漳在今洺州洺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洺州曲周縣西南廣年避煬帝諱故改爲永年縣

復率諸將

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駕

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穰新野諸城

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

郵聚也

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

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

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

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前書鄧通爲黃頭郎音義

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

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

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劉攽曰注俱大進

按文多一大字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

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

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旣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

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

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

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

時鬲縣五姓

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疆宗豪右也鬲

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

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

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

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

效日中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

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

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

屬東平國故城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

明年春拔朐朐縣名解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

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

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

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

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

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

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

橈短

櫂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

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

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

續漢書曰犍爲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

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與將五千人

救之漢迎擊與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

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並作禹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

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
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
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
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尙於江南并兵禦
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
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
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
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
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

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
而擊公也

略猶過也

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

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
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
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
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
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
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
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

庸常關以東

○劉放曰按文當有一山字

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

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

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

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劬

臆音忍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閩其地下

溼多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

起兵各數千人以應

之帝以歆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

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

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泐江

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

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

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

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

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嚴卽裝也

避明帝諱故改之

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

形於體貌

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新

漢嘗

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

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

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

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

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諡詔特賜諡曰忠侯

發北軍

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

願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輶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

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

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

為三國成子曰為濯陽侯

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豫州

吳房縣也音劬

以奉漢嗣旦弟盱

盱音火俱反

為筑陽侯成弟國為

新蔡侯

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

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

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

盱為平春侯

平春縣名屬江夏郡

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

尉爲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爲安陽侯

安陽縣名屬鄆汝南郡古江

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翁爲褒親侯吳

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

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封建信侯

建信縣名屬于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

差疆

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

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

近仁

論語文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慈貌訥忍於言斯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斯

豈漢之方乎

方比也

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

而見信

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

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

不足取信矣

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

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

要陽縣名光武時省

身長八尺彎弓

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

在職辦

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人主一州皆有從事史

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爲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爲幽州從事彭寵

爲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

歸光武

續漢書曰并與狐奴令王梁同勸寵

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

侯從平河北光武卽位以延爲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

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

酸棗封丘二縣名屬

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劉攽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

其夏

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

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

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

之進取麻鄉

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陽山縣東北

遂圍末於睢陽數月

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末驚懼引兵走出東門

東觀記云走出

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

延追擊大破之末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

斬其魯郡太守

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而

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

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

杼音食

又破朮沛郡太守斬之

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

末將蘇茂

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

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

救末共攻延

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末軍亂遁沒溺死者太半末棄

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脩高祖廟置

嗇夫祝宰樂人

楚卽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

亭中卽高祖爲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

三年睢陽復

反城迎劉末

反音翻

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末乏

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末爲其將所殺末弟防舉城

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

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機

進

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

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

因率平敵

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

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

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

城降

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
○劉攽曰注賁音奔按文多一賁字

憲聞之自郟

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

則蘭陵必自解

擣擊也東觀
記作擊字

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

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

○劉攽曰
按文多一

遂字緣下有
逐字誤之

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

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旣奔

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

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邳

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

誠之

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汗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

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及

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及

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

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

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

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

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

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

定

街泉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

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

剋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將軍如故

續漢書曰視事四
年人敬其威信

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

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

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爲蘆亭侯

東觀記
作蘆亭

恢卒子遂

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

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
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

也少爲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

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

東觀記
曰俊初

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從擊銅馬於

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

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

華嶠書曰拜爲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

堅同心士

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

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

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

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

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

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

卽位封俊爲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

匡賊卽匡城縣

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

更封新處侯

新處縣名屬中

山引擎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

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疆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

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山

因以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

今沂州費縣西是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

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

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羸下續漢書曰羸縣名屬太山郡羸

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

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

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

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

憲於贛榆

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

進破胸賊孫陽平之八年張

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

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

俊得撫貧弱表有

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

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

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

定封祝阿侯

祝阿縣名屬平原郡

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

浮嗣徙封蘄春侯

蘄春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春侯

音祈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傳

臧宮字君翁潁川邠人也

邠縣名今汝州邠城縣也

少為縣亭長游

徼

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

後率賓客入下

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

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羣

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

封成安侯

成安縣名屬潁川郡

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

更始將左防韋顏

華嶠書韋字作韓

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

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

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

鍾山縣西南

帝使太中大夫

華嶠書曰使張明也

持節拜宮為輔威將

軍七年更封期思侯

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擊梁郡

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

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爲名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

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

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

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

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

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

音醢

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醢也

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

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

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

沅水

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

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

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

反音翻

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

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

宮因從擊

劉攽曰按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

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

寶

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絳纁六千匹

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

數

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爲背失其指矣

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緜竹破涪城斬公

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

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爲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

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

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

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

張載注蜀都賦云漢

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

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

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

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

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

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

與吳漢並滅公孫述

帝以蜀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

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

朗陵縣名屬汝

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

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

維或作緄

劫吏

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教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

武谿水名

在今辰州
盧谿縣

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

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

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

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

抵觸也

虜今人畜疫死

旱蝗赤地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

疫困之力不當中

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

左傳曰大

福不再蒞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

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

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

四郡

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

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

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

卽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

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

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

百姓驚惶人不自保

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公羊傳曰見者

異辭聞者異辭傳聞者異辭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

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末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末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爲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

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

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

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

謂誅隗囂公孫述

戎羯喪其

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摠謂戎夷耳

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

日

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

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

馳於伊吾之北矣

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

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

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也包本也繫於桑本言其固也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

詞幣以禮匈奴之使

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

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

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辭幣禮也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

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鯨土之陳乎

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

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爲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干反

贊曰吳公驚彊寔爲龍驤

戰國策曰廉頗爲人勇鷲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

彊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電埽羣孽風行巴

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

詩曰良士休休又曰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後漢書卷四十八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吳漢傳故不自疑躬。臣承著按文勢當作故躬不自

疑

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注斥漳在今洛州洛水

縣。臣松齡按唐書地理志無洛水縣唐初洛州有

清漳池水二縣此注洛水當作池水

臧宮傳憂其抵突注解也。解字似當作觸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